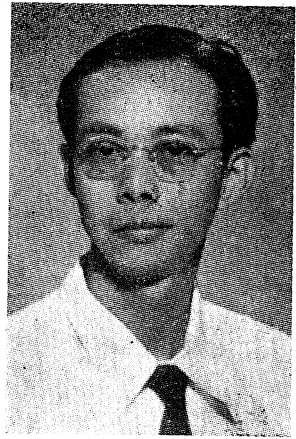


寫在建會建校之前

郭石泉



郭石泉先生玉照

韶光易逝，本會成立迄今，倏忽已垂三十寒暑！欣逢斯三十六慶特刊付梓之際，本擬為文歌頌，聊表寸忱。唯思之而再，轉覺與其徒事歌功頌德，談天雕龍，於字面上做功夫，何如於本會與革事宜上，搦出一得之愚，較為切實！

或者大家均有同感：何以其他鄉僑團體如「晉江會館」、「岡州會館」、「朝陽會館」等均有辦學之舉，而本會獨付之闕如？前度雖有「南明學校」附設於本坡「鳳山寺」內，但不審何故未予賡續？竊以吾邑僑之衆，資之厚，辦一學校可謂游刃有餘，咄嗟可辦。而今不但未能將「南明學校」加以擴展，甚且使之陷入停辦命運。言之殊堪痛惜！抑亦令人費解！筆者嘗就此事，數度奉詢一些熱心教育之邑僑，據謂本會非無意辦學，實際上係因下列數點困難，致未克付諸實施：——

(一) 南洋原為一商業社會，而新加坡僅屬一商埠口岸，商業之榮枯，往往會影響及其他行業。年來因時局動盪，市情不景關係，學校經費來源難免短絀。

，欲令其子弟集中一校就學，可能性實微。反之，若假想中之學生對象，不分畛域，兼收并蓄，則大坡一區華校，經有數以十計，本會另起爐灶，似乎多此一舉。

基於上述數則原因，於重新創校之舉，便無人敢登高作將伯呼，由是迄今猶讓其他鄉僑團體專美於前！

檢討上述原因，似非毫無根據。但依筆者愚見始終認為：欲維持規模大如「養正」、「工商」等諸校之經費，或一時難以籌措；設如維持前「南明學校」般之經費，堅信一無難處。至於收生限制方面，不妨予以放寬，兼收本邑之外學生。蓋戰後本坡人口激增，適齡學童特多，華校間額滿見遺之況，可謂屢見不鮮。故本會於此時此地實行創校，實屬適應環境需求，不為多餘！由林主席建達先生在本會三十週年慶祝大典中，一提建校即獲會衆熱烈響應之情形，可見一斑！為渴望本會此項樹人大計，早日實現，筆者不揣人微言輕，敢具芻蕘之議，試擬計劃如次：——

(甲) 當前急務

- (一) 成立「教育小組」進行向教部申請復辦「南明學校」事宜。
- (二) 由「教育小組」物色教職員，暫行假「南明學校」原址(即鳳山寺)招生復課。復辦費及經常費由本會酌量撥給或向熱心僑教人士勸募。

(乙) 未來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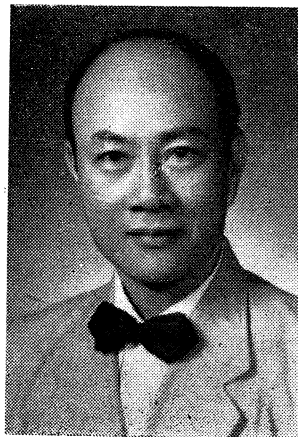
- (一) 舉行遊藝會，義賣或其他方式，進行大規模籌募建會及建校基金。
- (二) 一俟基金籌足，即利用本會現有屋業(包括本會現會所及左鄰毗連四間住屋)，加以翻建整座

大廈。既可作為館址亦可兼充校舍，一舉兩得！上述之未來計劃，或難免貽人以「紙上談兵」之議。緣事在人為，此項計劃之能否兌現，主要乃視乎當其事者肯否任勞任怨，與乎邑僑有否熱誠耳！苟當其事者不辭勞瘁，事已有一半可期，益以邑僑之傾力扶掖，則巍巍大廈之屹立，指日可待矣！

為本會前途及地方教育計，深盼全體邑僑勉力以赴，義不容辭。苟待建之新會及費字，得早觀厥成，則本會固得永垂不朽，而莘莘失學兒童，更將受賜叨惠於無窮！此筆者不勝馨香祝者也！

國術漫談

林維爵



林維爵先生玉照

為了不願意作順民，當一九卅八年五月十一日，日寇鐵蹄侵入廈門市區時，我就離開了那可愛的故園田園，在香港寄足了兩個月，於是，我踏入新加坡了。我憶起了在高小讀書的時候，幾位可愛的老師：校長是李壽禧先生，文史地教師是高世雍先生，英算教師是楊緒達先生；珠算和習字的教師是劉虎臣先生，這幾位老師，對於我今日得能在教育界服務了三十年，他們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精神，的確使我不能忘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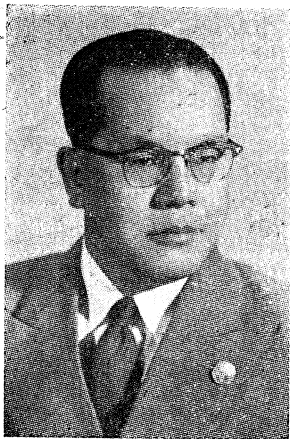
我又憶起着一位體育教師趙老先生，他是江北人，一位退伍的軍官，在廈門外清高欄號存兩等小學，

担任兵式操教練，他除了訓練兵式操外，又教國術，如譚腿……等，現在我的嗜好國術，也許就是那時候種下來的根苗罷。

住在新加坡，已經是二十個年頭了，白日閑過，青春不再，一事無成，不勝感嘆！稍可慰藉於萬一的，倒是使重獲機緣，把國術再練習起來，因此得和一班朋友，朝夕相聚，談談國術，講講強健身體之道。

談起新加坡的國術，戰後的蓬勃氣象，有如雨後春筍，新設立的國術社團，據我調查所知，最少有三十多單位，這不能不歸功於一班極力提倡教導的同道和一班熱心與有力支持的僑眾，他們用心出錢出力，呼籲鼓勵，因為要提倡，也就極盡鼓吹之能事，至於是否會言過其實，令人懷疑，也就難以顧及了。

一個回憶



洪錦棠先生玉照

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當我在歐南路的英文學校到三號位的時候，我有一位同宗的同學洪恭崇——是前輩洪光騰老先生的長孫——每天在下課之後，就匆匆忙忙的回家，我覺得奇怪，有一天好奇心克復了我的沉默，問他到底有什麼事，他說要趕到後巴窰鳳山寺唸中文，他說我們唸英文，是為着新加坡是英國人統治，認識他們的文字，總會佔便宜些，中國人不認

其實練習國術，如參加其他運動一樣，如得其法，日久練習，的確可使身心健康而愉快，而其功效且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談到護衛身體應用方面，即非從實際研究不為功，與從事吹噓，是又兩件事了。

一位練習國術有些時候的人，和一位沒有練習國術者較量，當然前者可能佔了便宜，因為他練了國術。同是兩位有練習國術的人，講起「手」來，就得看誰的研究比較精緻入細了。

練習國術有些根底的人，只要他練幾步出幾下手，他的身田馬步于午力勢，就會多少印在旁觀者的眼裏了，即使不能知其大概，但是實在難以瞞過研究有素的同道了，所以我希望熱心研究國術者，對於切實應用方面，亦必須加強研討的了。

· 洪錦棠 ·

識中國字，老實的說，是對不起我們的祖宗，他接着又說，鳳山寺是南安人的，所辦的學校是「南明」，也是南安人出錢辦的，聽說你（指筆者）也是南安人，為什麼不利用下午空着的機會，（當時英校是上午八時上課，到下午一時下課）去唸唸中文呢？我雖然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終日希望的是玩，可是這個却能够打動了我的心，馬上去跟他去報名，「南明」學校是在高有兩丈以上鳳山寺的兩旁，所有教室也祇有兩間，寺的建築是古宮式，莊嚴華麗，風景很好，空氣又不錯，往來燒香的男男女女，雖然比不上天福宮和粵海清廟的多，但是成了一個名勝，就自然有它的可以留戀的地方了。

當時南明學校的教師有兩位，一位是年輕的林陸宗先生，是惠安人，曾經留學東瀛，一位年紀四十歲以上的張玉清先生，後來添聘了一位從台灣來的鄭明善先生教唱歌和體育，英文起初是謝怡金先生，後來

改聘林天保先生，是林保真牧師的公子，現在是有名的西醫，在一個時期，因為要參加一個運動會，沒有鼓樂就太不像樣，所以特別聘了一位卓卓先生專吹喇叭和打鼓，大概運動會過後，卓先生不知怎樣就離開了。

我還記得當時是方言教授，所有國文，不論高級和低級，都用福建的廈門話來讀和解釋，此外有一科是修身，差不多是等於現在的公民，還有一科國語，有的說它是「普通話」，直到十幾年後，還是「普通話」，由於「普通話」我自己開過一次不大不小的笑話，那是在吉隆坡文良港的中華學校（後來才改作中華中學）校長王君為着學生便利習國語起見，所有的教職員都不許說方言，我當然是表示十二分的贊成，可是一班學生，聽了我的國語，像北方人的腔調，絕對不像閩粵兩省，就不約而同的說「新來的洪先生是普通人」，真是令我啞然一笑，後來我在南洋商報任職，有一位同事蔡君，他學世界語，有一天我採用這個方法恭祝他將來前途很有希望，因為他將來有資格作「世界人」我們沒有學習，都沒有資格了，他聽了我的話，真是啼笑皆非。

閒話說得太多了，言歸正傳，當時南明學校的總理是林箕當先生，財政是洪光騰先生，董事是侯西反，傅孫昭，王可允，傅孫鹹，林露，林箕菊，謝忠池，董泰和，洪神扶等，差不多每個月開會一次，那個學校和鳳山寺就成了非正式的南安公會了。

我還記得，當時的華校最多不上十間，最著名是道南，養正，端蒙，興亞，愛同，育英，光亞，崇文等；女學校有大同；華僑書塾有翠英義學，女學塾有羣賢、像南明的規模（？）也不甚多，去唸書的，多半是住在河水山，貢石，皇家山脚一帶的貧苦子弟，每個月一塊錢的學費也差不多繳交不來的，在同學中除了一些董事的子弟外，都是苦力工人的兒子，所以南明學校的創立，確實為着一般貧民着想，造就的人材，也可說是不少，從「南明」初小畢業以後，轉到